

和“孤军营”在一起的日子里(2)

◆ 叶君琰

随后，由孤军合唱团和孤军剧团做宣传演出。孤军合唱团唱了很多抗战初期流行的抗日歌曲，立时引起了台下强烈共鸣。担任指挥的，是孤军的一个高个子青年。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山东人，才二十二岁，还是孤军剧团的台柱呢。这天，孤军剧团演了好几出当时流行的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几个女演员，有的演老太婆，有的演年轻妇女，还有一个演童角的男孩，这些显然不是孤军营的人。当合唱团演出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女青年，和孤军将士们配音合唱，我真替她们感到自豪。

接受邀请:女学生加入孤军剧团

出于好奇心，小龚、龚英、我和妹妹等几个人，偷偷地跑到后台去观看。一进门，就碰到一个留着西式发型的高个子青年，说起话来带点“娘娘腔”，还不时举起右手抚摸自己油光光的头发。他问我们来后台干什么，我们说：“想来参观一下你们的剧团呗。”他听了很高兴，随即一摆手做出“请”的动作，并自我介绍说：“我是孤军剧团的导演，名叫陆起。”他告诉我们，他原本是个业余文艺爱好者，一年半前跟人来参观孤军营时，深感将士们长期被软禁，生活枯燥，于是就和他们一起组织了孤军合唱团和孤军剧团。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合唱团和剧团都办得很有起色，不但丰富了将士们的文娱生活，而且成了向“孤岛”民众宣传抗日的阵地。

陆起虽然也介绍过几位女青年来剧团参加演出，但她们都有工作，能抽出来的时间不多。他见我们几个女学生对孤军剧团有兴趣，就主动邀请我们参加。陆起的建议，正合我们的心意。尽管我们都没有演过戏，但我们都爱唱歌，一般的流行歌曲和抗日战歌，几乎都能背下来。不会演戏，可以学嘛！陆起闻言，似有意外之喜，赶紧带我们去见孤军剧团负责人、三连连长伍杰。

伍杰是湖南祁阳人，说着一口湖南话。听说我们愿意参加孤军剧团，他也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们现在愁的就是缺少女演员。眼

看来营参观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总不能演来演去只有这几出戏、这几支歌吧？我们要排新的节目，不但要演街头剧、独幕剧，还要演多幕剧，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百姓来孤军营参加活动。除了纪念日演出外，我们还打算星期天也对外演出。”伍连长对我们说：“排练的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稍晚点，你们放学后可以来，或星期六下午没课的时候也可来。这样行不行？”我们见他态度诚恳，便一口答应下来。

伍连长马上叫他的勤务兵魏福生，去把孤军剧团的几个主要演员找来和我们见面，其中有叶茵绿、王氏母子、石洪漠、陈祖谟、夏文渊等。不久，这几位都成了我们极要好的朋友。叶茵绿是个失学女青年，父母早亡，跟随兄嫂过日子。她国语说得并不好，但演戏时表情丰富，逐渐成为了孤军剧团的台柱。王氏母子来自静安寺附近的难民收容所。母亲王宝芬是华北二十九军一个军官的家属，其夫在卢沟桥抗战中殉国。她带着不到10岁的儿子，来上海投奔亲戚。谁知亲戚没有找到，“八一三”战火就燃起了。母子二人无依无靠，只好住进了难民所。后来听说胶州路这里还有中国军队，她就带着儿子来探望。孤军营将士对这位军属十分同情，时常用饷银接济他们。她也经常去孤军营帮助缝缝补补。孤军剧团成立后，陆起就动员王氏母子参加。母子二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稍加培训后，一个专演中老年妇女，一个就演儿童角色。

从加入孤军剧团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流砥柱:谢团长临危定军心

加入孤军剧团后，我们就成了孤军营的常客。门口站岗的白俄哨兵也渐渐认识我们了，平日出入也不再看出入证了。有时排戏晚了点，营门早已关闭，但只要孤军营将士送我们到门口，他们也从不为难，打开营门让我们回家。这段时间，我们和官兵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唯独见了谢团长仍相当敬畏，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威严。

有一次演出结束后，伍杰连长对我们说：“你们暂时别回家。谢团长派人来吩咐，今天要请导演和全体协助我们演出的人吃晚饭，他说你们连日辛苦，要慰劳一下。”听了这话，大家都很高兴。卸妆后收拾完毕，因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后台和几个孤军演员聊天，话题的中心自然是谢团长的为人和作风了。

淞沪之战爆发时，谢晋元并不是他们直接的领导，而是团部的一名团附。当他们这个营接受留守命令时，是谢团附主动要求留下协助营长死守四行仓库的。大部队西撤后没两天，营长在一次巡逻时中弹牺牲了，这副重担就压在了谢晋元一人身上。国民党当局为了鼓励他们死守仓库，就提升谢晋元为团长。

从踏入胶州路营地的第一天起，谢晋元就感觉到情况不妙，他们是遭到了租界当局的软禁。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些年轻气盛的战士早就不耐烦了，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寻衅闹事。面对军心躁动的局面，谢晋元当机立断，召集连排长到他的帐篷里开会。当时连营房都没有，都住在帐篷里。谢团长向干部们介绍了目前严峻形势后，说：“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回归大部队，但眼下可能做不到。你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这里住上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没有自由，等于集体坐牢。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弟兄们吃了饭整天没事干，这样下去军心要涣散的。一旦离开牢笼，还怎么报效国家？所以要让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我们每天还是要照常升旗、跑步、出操。第一步，先自己动手，把营房盖起来。”

很快，工部局的卡车运来了大批毛竹、芦苇、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谢团长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建造营房的劳动。两三个星期后，一座伙房、四座营房就造好了。每座营房住一个连，每个连再隔出一间贮藏室、一间活动室。然后又建造了团部和大礼堂，在营房的东边建了一个操场。

官兵们的生活安顿好后，谢团长又向租界当局提出，要在营区内出操训练、学习文化和开展体育文娱活动。得到租界当局的同意

后，第二天就来了戴眼镜的李先生，据说是某中学的语文教师，由他来负责孤军营的文化教学。实际上，李先生是三青团上海支部地下分团中学组的负责人。戏剧业余爱好者陆起也是他介绍进来的。由于他们的到来，孤军营对外之门便逐渐打开了。营区里，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乐器队、歌咏队、棋队（象棋与五子棋）相继成立。不久，歌咏队进一步扩大，组成了孤军合唱团，接着又成立了孤军剧团……

这顿晚饭很简单。谢团长对我们这几个外来客表示感谢，并询问了一些排练演出的情况，希望我们能坚持下去，协助他们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其实，谢团长即使不说，我们也会坚持去孤军营的，因为我们已经爱上了这块地方，爱上了这群朴实而坚贞的人。

宁折不弯:孤军营绝食抗封锁

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军一路西进，芜湖、九江、南昌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上海的环境也一天比一天恶劣。由于孤军营的名声越来越大，与上海民众的交游日益密切，引起了日本占领军的抗议。他们要求租界当局不许群众入营参观。租界联系人几次和谢团长交涉，均被谢团长严词拒绝。最后谢团长表示：“如果你们非要屈服于日本鬼子的压力，那我们就采取绝食方式进行抗议。”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孤军营有接待演出的任务。星期六下午，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排练。将士们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我们。他们说：“如果明天守门的白俄不让群众入营参观，我们就开展绝食斗争。”我们听了也非常气愤，说：“如果租界当局真的不让群众入营参观，那我们就陪你们一起绝食。”这天下午，我们排练得非常认真，一直排得很晚才回家。因为孤军剧团现在人多了，角色也比较齐全，排演的剧目比过去丰富了。我们不单排演街头剧、独幕剧，还排多幕剧，如《一年间》《祖国》《七夕》《原野》《日出》等。其中还有直接宣传抗日的剧本。所以每次演出，大礼堂都挤得满满的，往往一天演两场还不够应付。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第三章 战功(连载 26)

卢胜中将:顾全大局，不怕牺牲，完成掩护主力西进任务

1947年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四纵队进军鲁南，被国民党七个整编师，二十多万兵力包围。敌众我寡，情势危急。为粉碎敌之合围计划，叶飞、陶勇决定以卢胜、韩念龙之十师迷惑、钳制国军，掩护主力部队调头向西，跳出包围圈。卢胜将军欣然领命，毫无怨言。主力临行，陶勇将军摆酒宴请卢胜、韩念龙，竟半晌无言。卢胜将军则慨然举杯，曰：“请司令员放心，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转移！”是役，卢胜率部苦战六昼夜，全师4000余人，减员至1600余人，损失近三分之二。华东军区特发电通，表彰十师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胜利完成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

杜义德、尤太忠、肖永银三将军:激战汝河掩护中原大军突围

1947年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的汝河之战，为杜义德将军一生中最紧急、最严峻、最激烈之战。其时，前面有国民党两个军堵，后面有四个师追，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机关率部夹在中间，情况万分危急。时任六纵政委兼司令员的杜义德将军果断指挥肖永银十八旅打头，攻击前进；尤太忠十六旅断后，掩护全军渡河。激战一整天，部队终于突出重围，安全移驻彭店。将军言，这一仗，我们两个旅打得坚决哪！肖永银旅排成四路纵队，枪上刺刀，手榴弹揭盖，遇上敌人就打，打下一个村庄，再扑下一个村庄，硬是用鲜血蹀开了一条通道。尤太忠旅坚守小雷岗，血战一天，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过桥，阵地多次易手，多次被他们拼命夺回，全旅伤亡了两千多人。战后，向来少言寡语的刘伯承元帅，连连拍着杜义德将军的肩膀，曰：“这一仗打得好！”

王近山中将:打襄阳活捉康泽

1948年7月，刘邓发起襄樊战役。王近山将军受命指挥。襄阳城南有凤凰山、羊牯山、虎头山等高地，可控制全城。史载兵家攻

襄阳，均先攻山后攻城。战前，王近山将军倒骑木椅，凝眸地图，半日无一言。次日，遂决心独辟蹊径，反其道而行，撤山攻城。方案上报“野司”，刘伯承司令员喜曰：“襄阳已在我掌中了。”7月16日，襄阳之战大捷，我军活捉守城之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全歼敌军二万余人。

崔建功少将:开沟接敌，最先攻入双堆集小张庄

河南有镇曰西赵堡，居高筑垒，寨墙坚固，为当地土顽据守。昔八路军攻之，不克；国民党攻之，不克；日军攻之，亦不克。1948年8月，刘邓大军过黄河即为西赵堡所阻。崔建功将军以新组建之旅轻取之。据云，毛泽东闻讯秉烛夜视地图，查西赵堡之方位。又1948年11月，黄维兵团被围于双堆集，凭借优良装备固守之，其中原各纵攻击均受阻。将率率四十五师发明壕堑战法，开沟接敌，冲锋出发阵地距敌仅数十米，最先攻入双堆集小张庄，受刘邓表彰。

聂凤智中将:济南战役改“助攻”为“主攻”

1948年8月，山东曲阜。华野众将领云集，研讨发起济南战役。其时，中央精神为：“整个战役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时任华野九纵司令员的聂凤智将军则不以为然，口出狂言：“15天到20天就可以把济南拿下。”众将军窃笑，郭化若特捧茶至将军前，曰：“聂老兄高见，敬你一杯！”众将军纷纷应和：“聂老兄高见！高见！”聂凤智将军毫无愧色，仍据事论理，侃侃而谈。史载，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我军激战八天八夜，即克济南。

济南战役发起，作战部队分东线集团和西线集团。东线由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指挥，西线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指挥。兵团命令西线集团为助攻，东线集团为助攻。聂凤智将军下达命令时，改“助攻”为“主攻”。各师师长纷纷来电询问，有否弄错？将军断然曰：“没有错，九纵什么时候打过助攻？”故此，九纵官兵士气大振，一举攻克济南东门。事后，将军曰：“‘助攻’改‘主攻’，一不要增人，二不要添枪，一字之变，变的是精神状态。”当时，一被俘济南守军高级将领问将军：“贵军攻城主力，置于哪一边？”将军笑答：“两边都是主力。”

2.上海与水的关系

南宋宋度宗咸淳年间，曾做过上海镇“监镇”的董楷撰写过《受福亭记》和《古修堂记》两份重要文献，董楷在文中提到他的前任和他本人担任市舶务官员的信息，这个市舶分公司最迟在咸淳初年便已设置。上海市舶分公司的成立，表明上海镇已取青龙镇而代之，成为华亭县的主要外贸港口。到南宋末期，上海镇已是“华亭县东北巨镇”。看来，因为酒，北宋朝廷设立“上海务”，宋末又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上海镇；到元代由上海镇设县，原华亭县升格为府。谁会想到上海务在千年之后会成为闻名遐迩、令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可以说，纵观世界文明史，非自然村落因酒成名的大都市唯有上海，独领风骚。

如果把长江比喻为箭，弧形的海岸线就是弓，其交结处就是上海。上海的地理位置是背靠太湖，面临东海，北挟长江口，南濒杭州湾，内有苏州河黄浦江奔流不息地穿城而过。数不清的河湖港汊，形成历朝历代难以尽述的古河道，就像脉动的血管，滋养着这块土地上的生灵与人民。千百年来，历代上海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尽享上海江湖海之风水，绘就江南水乡之风貌。对上海来说，水是历史，是活力，是资源，是财富，也是象征，是上海文化品位和文化底蕴的象征。

作为“东方水都”的上海，充沛的水系如同血管一样构成了上海横塘纵浦、河湖港汊的优美自然风貌。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说：水有五德，因它常流不息，能普及造化万物苍生。水，塑造了上海独特的城市品格。上海从无到有，因水成陆；从小到大，因水而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从本土走向世界，从过去走向未来，充满着创造的冲动和激情；基于这种自然特质，可以说上海开放与发展的品性与生俱来，富有朝气和活力。

正因为上海与水的亲缘关系，有关水的名称在上海门类齐全，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常听到的有江、河、浦、泾、沟、塘、港、浜、湖、淀、泽、荡、湾、汇……宋代文献记载吴淞江有“十八大浦”：小来浦、盘龙浦、朱市浦、松子

浦、野奴浦、张整浦、许浦、鱼浦、上澳浦、丁湾浦、芦子浦、沪渎浦、钉钩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竺浦、烂泥浦。其他见之于方志和史书的浦，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上海、三林、周浦、月浦、吴泾、江湾等，足见太湖流域水乡泽国水文化的强大魅力。

上海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当数淀山湖。

据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淀山湖打捞出新石器时代石器及战国时代的印纹硬陶、铜铍等文物，证实淀山湖在远古时代是陆地，战国以后，陷为谷水，遂成湖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一江东南行七十里入小湖，为次溪，自湖东南出，谓之谷水”。广阔的湖面，其后日渐缩小，到大约1780年左右的清代中叶，淀山湖周围从二百里缩为七十里，淀山已距湖四、五里。1964年夏，陈毅元帅游淀山湖时诗兴大发：“又到水天空阔处，西望无涯通太湖”。淀山湖湖水清澈，沿湖烟雾迷茫，一片江南水乡风光。除淀山湖之外，上海境内较大的湖泊还有鼋荡、大莲湖、火石荡、汪洋荡、急水港、雪落漾及吴天贞荡等主要湖泊7个，与淀山湖组成淀泖湖群，规模甚是宏大。

上海的外围也是水域环绕，风光旖旎。一为长江口，二是杭州湾。两千多年来，北岸沙岛并岸，沙嘴不断向东南延伸，南岸边滩向东淤涨，河口缩窄，不断向外滩推进，河口逐渐下移。唐武德元年(618年)崇明岛露出水面后，河口被分为南、北两支，逐渐形成近现代河口形势。

历史上，上海市区的水系，也和郊区一样丰富，只不过随着城市化的进行与推进，大小古河道逐渐填埋变成马路，市区的河流日益减少。

坊间耳熟能详的洋泾浜原为通往黄浦江的港河，也是上海县设立后城北的一条普通河流，租界时期曾充当英、法租界的界河，1915年租界当局填河拆桥筑路，洋泾浜从此消失，留下了横贯市区东西向的延安路。再如，市区原有一条肇嘉浜，1958年填浜筑路，是为今日之肇嘉浜路。

醉上海

仲富兰

